



〔智利〕贡萨洛·罗哈斯 著  
赵振江 译

贡萨洛·罗哈斯诗选  
太阳是  
唯一的种子

Gonzalo Rojas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5-9-1807

# 太阳是唯一的种子

贡萨洛·罗哈斯诗选

〔智利〕贡萨洛·罗哈斯 著

赵振江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是唯一的种子:贡萨洛·罗哈斯诗选/(智)贡萨洛·罗哈斯著;赵振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3945-8

I. ①太… II. ①贡… ②赵… III. ①诗集—智利—现代 IV. ①I78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677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太阳是唯一的种子

——贡萨洛·罗哈斯诗选

[智利]贡萨洛·罗哈斯 著

赵振江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3945-8

---

2017年6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1/4

定价:35.00元

Gonzalo Rojas  
**EL SOL ES LA ÚNICA SEMILLA**  
—Antología de Poesía de Gonzalo Rojas

Copyright©La Fundación de Estudios Iberoamericanos Gonzalo Rojas  
©Las Sílabas Ltda.

Publicación realizada con el apoyo del Programa de Traducción de obras chilenas en el extranjero de la Dirección de Asuntos Culturales del Ministerio de Relaciones Exteriores de Chile, con ocasión del Centenario del Nacimiento de Gonzalo Rojas, Premio Cervantes de Literatura, 2003

本书在 2003 年度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贡萨洛·罗哈斯诞辰百年之际，由智利外交部文化司智利作品海外翻译计划资助出版

“中国非常吸引我，出于某种我认为是自然的原因：从彼岸看太平洋。太平洋要求‘太平’……对我们而言，中国几乎是一个自治的星球。我行我素，如同自转。甚至这些历史的伟大变革，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对于它的自转，即使不是插曲，也是表面的。有变化也有持久。我们觉得，中国的持久性是生动的、持续的，同时又是陌生的。”

贡萨洛·罗哈斯

## 有言在先<sup>[1]</sup>

在和“世界”诗人们的非凡交往中，我极不称职：我和多人有过秘密对话，和布勒东<sup>[2]</sup>在“泉水街”；和毛泽东，有一次他对我说“要和神斗”；我和狂人金斯堡<sup>[3]</sup>下过智利的煤矿，在海平面以下的洛塔；在万米高空的飞机上我见过巴略霍<sup>[4]</sup>在云中的面孔；少年时和维多夫罗<sup>[5]</sup>讨论；和聂鲁达<sup>[6]</sup>长谈，他多次在我家过夜；

---

[1] 这是诗人为《同一事物的变形》（“比索尔诗丛”，马德里，2000）写的前言。

[2] 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将之一。

[3] 阿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诗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成为美国青年反传统文化有影响的领袖人物。

[4] 塞萨尔·巴略霍（César Vallejo，1892-1938），秘鲁诗人，拉丁美洲先锋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

[5] 维森特·维多夫罗（Vicente Huidobro，1893-1948），智利诗人，创造主义的创始人。

[6] 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因此，我见过许多人，那次在耶鲁见到博尔赫斯，当然，他看不见我<sup>[1]</sup>；见过跳进塞纳河的瞬间幽灵般的策兰<sup>[2]</sup>；见过达里奥<sup>[3]</sup>，1935年左右，我正值少年，他出现在瓦尔帕莱索的人群中。但奥克塔维奥·帕斯离我的呼吸最近，无人能比，他一语中的：从严格和预测的透明开始，最终是简洁、清晰而又有预见性。我们话虽不多，但对话不少，一行一行地，预测人的未来，正如荷尔德林<sup>[4]</sup>所说：“但持久性，要由诗人们奠定”。

近日来，在电视镜头的镁光灯和访谈里（在马德里、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墨西哥），人们反复问我：面对技术大潮的上涨，诗歌是否在下滑，而且只要技术至上不失误，这个潮流就不会停止。是的：但语言会持久，如同寂静，无寂静即无语言。先要进入沉默，然后才能理解何谓语言，即以音节为支撑的声音的字母表。如今循规蹈矩的人们不懂什么是祖先的音节，犹如不停顿的传真。他们不想知道什么是音节，对他们而言，只

---

[1] 博尔赫斯晚年已双目失明，故如是说。

[2] 保罗·策兰（Paul Celan, 1920-1970），奥地利诗人。

[3] 鲁本·达里奥（Ruben Darío, 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西班牙语美洲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罗哈斯不可能见过达里奥，1935年，他十八岁，达里奥早已去世，这应是诗人的想象，但达里奥的确在十九岁时到过智利。

[4] 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德国著名诗人。

要色彩斑斓就够了——至于节奏，何为节奏？

然而语言将持久，除非克隆的大劫难继续玷污我们的星球。即便如此！生命依然如故，技术至上终将过去，如同其他瘟疫一样。无须做算命先生。人们会听到，像我的同胞们在《叛逆者》中所说的那样。人们会听说，面对天上的星星，计算机比人的遐想知道得更多。另一件事是今天的诗人们，我们应是有形的，而非形而上的，要学习生物学、数学和所有科学。

我无法再回到儿时那唯一的经历，当孤零零的古老房屋上落下密集的冰雹时，我看见了闪电，听到了雷声；尤其是我听到了七个小兄弟姐妹们中的一个，像念咒语一样地说出这个闪光的、由四个音节组成而重音又落在倒数第三音节的原始词汇<sup>[1]</sup>：RE-LÁM-PA-GO（闪电）。的确，我在讲述这一刻时，这个词比漫天烟火更加绚烂多姿。

长大成人，多年后我仔细阅读赫拉克里特<sup>[2]</sup>，第六十四节令我入迷，它说：“闪电统治了整个世界”。这

---

[1] 以元音结尾的西班牙语词汇，重音应落在倒数第二音节上，如落在倒数第三音节，则需用重音符号标出（如文中的 RE-LÁM-PA-GO）。

[2] 赫拉克里特（Heráclito，约公元前 540—公元前 480），希腊哲学家，因其宇宙论而著名。他的名言是“踏入同一河流的人们，流过他们的水是不同的，总是不同的”。



立刻引起这样的遐想：突如其来的闪光能献给我们对全局的统治？我们把答案留给哲学家吧。我能说的不过是儿时的自己——家乡勒布那个冬天的夜晚——在那闪光的现象中，获得了瞬间“全部”的照明。因为那个孩子好像在眨眼间发现了某种几乎像在宗教胁迫中坚信的事物。

我不仅曾是等距离的几何学者，按照老迈的容格尔<sup>[1]</sup>明确的说法，还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叛逆而不驯服，我那时的激情是寻求：绝对的寻求。因此我不是激进的拥护者，更不属于任何宗派。也不参与任何有关正统的事务。要说事务，我和所有的诗人一样，喜欢清闲。如此而已，我为正义而战，自信参与了对伟大祖国的建构。至少是我的人民和我的时代的见证者。

有一次，大约在智利人民黑暗的 1973 年前后，我有可能像其他许多人那样，在不知何许人的命令下消失，但老天爷未允许其得逞。

我豁然开朗，向后一跃，瞬间沐浴了童年的光辉。

---

[1] 容格尔 (Ernst Jünger, 1895-1998)，德国小说家。其作品大多以美化战争、宣扬强权思想、鼓吹民族主义和反共思想为主题，含有法西斯思想因素，但由于他在 1933 年拒绝接受普鲁士艺术学院院士称号，又在作品和日记中对希特勒法西斯政权表现过忧虑，因此“二战”后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作家。

你真正热爱的东西，谁也夺不走。我在儿时的风中奔驰，在狂风暴雨的勒布，分明又听到了“闪电”这个词。“闪电，闪电”。我在闪电中飞翔，至今依然在闪电中燃烧。词语，我抚摸它们，亲吻它们，闻它们的味道，发现它们，从六七岁时它们就属于我；属于我，就像我家院落中那条熠熠闪光的煤矿矿脉。直到1925年我才开始学习阅读。晚了，太晚了。在识字课本的河流中度过了飞快的三个月。但是词语在燃烧：我觉得它们有一种声音，超越所有的含义，有一种光芒，甚至有极其特殊的重量。

神圣的启示是好的，但现实又如何呢？事情明摆着，遍地坟墓。“不平静的坟墓”，康诺利<sup>[1]</sup>的。“诗人在谈论新诗：胡狼在干涸的泉边嗥叫”。唉，语言，我们用它做什么？有对有错。至少值得怀疑。请阅读我这“爆炸性的布道”：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八十岁的骨骼，二十岁的心脏，我将把“我们高兴，只因我们年轻”<sup>[2]</sup>作为自己的歌，因为的确有二十岁的青春，也有八十岁的青春。从去年十二月起，我已在享受八十岁青春的新鲜氧气了。

---

[1] 康诺利 (Connolly, Cyril, 1903-1974)，英国评论家和小说家。

《不平静的坟墓》是他写的一部小说。

[2] 这是十三世纪一首拉丁文长诗的开头，题目是《大学之歌》。

太阳是唯一的种子

此外——像所有的诗人一样——我同时来自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我长期生活在地球各地，从寒带到热带，从高山到海洋。

1998年4月

于墨西哥

## 目 录

- 太阳和死神 / 1
- 始与终 / 3
- 厌倦的本性 / 4
- 太阳是唯一的种子 / 7
- 用心者，眼自明 / 11
- 自尽者书 / 14
- 致寂静 / 16
- 孩子们 / 18
- 日子过得真快 / 19
- 美的朦胧 / 21
- 抗拒死亡 / 23
- 煤炭 / 26
- 伟大游戏 / 28
- 相爱时爱什么？ / 30
- 我时常想起谁 / 31

- 词语 / 32
- 神秘莫测 / 33
- 拉丁文与爵士乐 / 35
- 魔咒 / 37
- 漫笔 / 43
- 勿学庞德 / 45
- 片断 / 48
- 蝴蝶安魂曲 / 53
- 看风起舞 / 55
- 狂热者的独白 / 56
- 古典和谐 / 58
- 邂逅古瓶 / 59
- 阿莱夫，阿莱夫 / 62
- 用 L 书写 / 64
- 给伊尔达的歌 / 66
- 带镜子的床 / 73
- 塞利娅 / 75
- 口吃者 / 79
- 波罗的海上的居所 / 81
- 十月八号 / 83
- 一个野蛮人在亚洲 / 86

- 看清 / 87
- 闲散者 / 88
- 致管风琴 / 90
- 石头 / 92
- 音乐会 / 95
- 再见了，约翰·列侬 / 98
- 十二月二十 / 99
- 归根结底一匹白马…… / 100
- 诗琴十三弦 / 101
- 兰波 / 103
- 我将两条王蛇…… / 105
- 练气息 / 108
- 往复 / 109
- 如此沉默 / 112
- 克德馨·克德索 / 114
- 中国 / 118
- 轻伤 / 120
- 深渊的微电影 / 121
- 塞巴斯蒂安·阿塞维多 / 124
- “无人”们 / 127
- 或许对谁重要 / 129

- 领悟 / 131
- 刨花 / 133
- 关于石头的想象 / 135
- 音节 / 137
- 全职 / 138
- 天空板 / 140
- 这位背身出现的先生 / 142
- 宛似立体主义之蛇 / 144
- 不会堕落 / 145
- 遗嘱的素材 / 147
- 向查拉致敬 / 150
- 违背你们而生 / 151
- 鞋子的陶醉 / 153
- 失业的读者 / 155
- 星期天我梦见胡安·德·叶佩斯 / 158
- 三朵黄玫瑰 / 161
- 人群中的兰花 / 163
- 安德烈·布勒东满百岁了而且很好 / 164
- 致维多夫罗的信 / 165
- 轻浮 / 168
- 弓和张力 / 170

气喘是爱 / 172
传真带着怪风 / 174
与奥维德对话 / 175
无人八十次 / 180
甲壳虫 / 184
手机 09-2119000 / 185
致听觉 / 186
宝盒 / 188
真正的诗人都是突然 / 193
贡萨洛·罗哈斯，人们还控告你什么 / 195
贡萨洛·罗哈斯生平年表 / 199
贡萨洛·罗哈斯生平二三事 / 212
译后记 / 223



## 太阳和死神

像盲人对着无情的太阳哭泣  
我坚持用空洞的双眼注视阳光，  
总是被灼伤。

写在手上的光线  
对我有何用？火，又有何用，  
倘若我失去了眼睛？

世界对我有何用？

倘若一切都缩小为  
触摸黑暗里的愉悦，在双唇  
和双乳中啃咬死神的身影，  
迫使我吃饭、睡觉、享受的身体  
对我又有何用？

两个不同的腹腔生出了我，两位